

哥哥爸爸真偉大

心心戀戀眷村情(二)

文・圖／徐天佑



岡山空軍子弟學校

岡山眷村眾多，大大小小的有十八座，分布岡山各地，眷村中第二代大都進入岡山空軍子弟小學就讀，部分眷村離學校較遠，軍方派軍用大卡車接送小學生往返，堪稱臺灣最早專用车接送學生的鼻祖。每天早上上學必須先在操場集合按照班級排隊，聽口令全體肅立，立正站好，開始唱歌，唱完國歌，再放國旗歌舉行升旗典禮，而後做晨操，接著師長訓話完之後，才回教室上課。

放學時同樣需集合排隊，立正站好唱國歌，同樣再放國旗歌舉行降旗典禮。唱國歌時的指揮是選自五、六年級的學生，一定是身材標準、功課又好的模範生，通常都是女生，因為在那個頑皮搗蛋的年紀，女生通常比男生聽話，姿勢動作也比較優美。

降完旗後，排隊出校門，校門口有導師老師及糾察隊，出了校門就是介壽路，穿過馬路，各自解散，直接進入康樂村及醒村，也有學生趁著回家前的逍遙，先趕往欣欣菜場旁的小店（柑仔店），花個一毛錢（一角錢），買兩顆大大的圓球糖，或是醃製過的鹹橄欖，女生喜歡白雪公主泡泡糖，邊嚼邊吹泡泡，或在店中玩玩抽樂，希望碰上好彩頭抽中大獎，或

問問老闆有沒有新進的圓牌（仔仔標）出售，享受一點返家前的小樂趣。當年學校沒有髮禁，沒有制服，衣服隨意穿，老大穿過的舊衣服洗一洗，老二穿，老二穿完老三穿，穿著舊衣去上學，在那個節衣縮食的年代，司空見慣，習以為常，不以為忤。

空軍子弟學校原為民國二十三年創立的「中央航空學校附設子弟學校」，延續至政府播遷來臺，再由空軍總部在全臺成立十三座空軍子弟小學，至今已有九十年歷史。各地空軍子弟小學以當地地名冠其前，簡稱「某某空小」，如岡山空小等等。校歌都相同，校歌前兩句「神州莽莽，華胄綿綿……」小學生哪懂這麼深奧的句子，經老師解釋也似懂非懂，集會、重要慶典唱歌時只會跟著哼，就像小和尚念經——有口無心。

美援時期供應學校奶粉及麵粉，每天早上由輪值學生從伙房抬一桶熱牛奶及一籠熱饅頭回教室，學生自備杯子盛牛奶，自行拿一個熱騰騰的大饅頭，這應該是全臺最早的「營養早餐」，有同學從家中帶來岡山特產辣豆瓣醬，大家用饅頭沾著吃，辣得邊吃邊喝牛奶，吃得也不樂乎。

以後每年舉辦的全省空小校友大會，會中才發現來自各地的空小校友

，其實很多也同時是軍中同事，大家都在軍中服務，原來都系出同門，會中最「夯」的就是講四川話。聚會最後的壓軸戲是唱空小校歌，校歌最後的歌詞「手攜手向前進，快樂正無邊，學校是我們美滿的家園，學校是我們美滿的家園。」小學生生活感覺歲月靜好，六年一晃而過，不知不覺就在學校的家園中畢業了，但仍舊是鄰居好友，一直到現在幾個知交小學同學仍保持聯絡。

我中正理工學院（現為國防大學理工學院）的學弟潘大綱，屏東空軍眷村子弟，父母都是四川人，母語就是四川話，進幼兒園時都是眷村子弟，也都講四川話。上了小學，回到家問媽媽為什麼同學講的話跟我不一樣，才知道有國語，原來學校規定校園中必須講國語，不准講方言。

我就讀岡山空小時未曾聽過閩南語，直到進入初中（現在的國中）之後才聽到同學講閩南語，同學大多是本省人，因為不會講閩南語而被本省同學譏笑成「外省豬」，幸而現在的年輕人不再受到當年省籍情結的束縛，能夠以更包容、更多元地心胸，活出我們那個世代人的侷限！這種語言的霸凌，聽聽也就過去了，因而至今我的閩南語仍不「溜轉」。

為了加強國軍官兵隨軍來臺的教肅水準，空小也辦理隨營補習班，利用每天放學後聘請教官在空小的教室教學，辦理初、高中同等學力教育，也有官兵憑著同等學歷證書參加軍事聯招，進入軍校就讀，或退伍後憑證參加大專聯考都有好成績、好表現。

眷村是一個大家庭，自成一個社會，能快樂成長。我空小畢業走出眷村進入初中，認識朋友越來越多，才逐漸發現眷村與外面社會的不一樣，慢慢認知、瞭解到社會的多樣性，是一個競爭的社會、是一個打拚的社會、且是進步快速的社會，不像眷村是一個較保守的小社會，雖然進步較慢，但卻能生活無虞。

吾愛吾師

我們這一屆，從一年級孝班讀到到六年級孝班沒有變動過，一直到畢業都是同一班學生，只有級任導師有換過幾位，大多數同學的名字到現在都還記得。民國五十年畢業典禮的前一晚，五、六年級的級任導師蔡守中老師在黑板上留字，我抄錄在同學畢業留言冊中，已超過六十年一甲子的時光，內容如後：

孩子們：

兩年的相聚如今就要分離……。



圖1：
岡山空軍子弟學校舊照【照片由作者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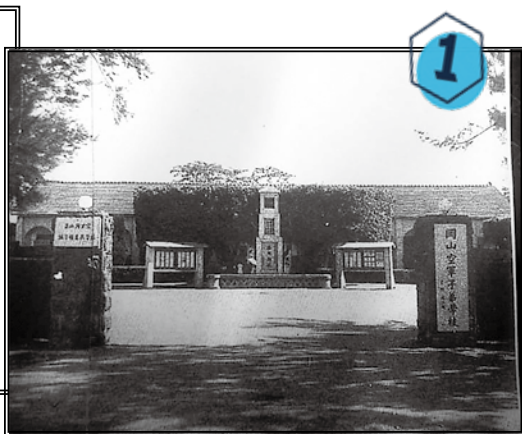


圖2：
作者於岡山空軍子弟學校畢業前夕與全班同學於六年孝班教室前合影，後排為蔡守中老師【照片由作者提供】。

在這一塊園地我早晚從未間斷得培植你們。在你們的身上，有我的責備，也有我的誇獎，也有我的懲罰，更有我的熱淚與血汗……而今，你們已茁壯成長。

我的孩子們！你們要勇往直前，做一個品學兼優的好孩子，將來才能做國家的棟樑。

別了！孩子們！別了！不辜負老師的冀望！

蔡守中七、十五晚

蔡老師把我們當成他的孩子教養，第二天一早我們走進教室，看到黑板上的留言，兩年來所受的責備、懲罰和誇獎，頓時都化成了我們的淚水。如今回憶起來，當時的心情與黑人奧斯卡影帝薛尼·鮑迪（Siracy Poitier）所主演的電影《吾愛吾師》（To Sir With Love）情節同感，感覺突然要和老師道別了，這才發現有無限的離情依依。

人傑地更靈，加之嚴師出高徒。記得在小學國語課本中讀到「我們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很興奮、很有榮譽感，學生理當被呵護有加才對。但在空小受教，老師執教嚴格，做錯事、不認真寫作業，老師都會毫不客氣打手心，尤其考試粗心，錯一題打一

板，老師是恨鐵不成鋼，也可謂「愛之深責之切」，希望各個學生都成為好學生，有好成績，家長也放心老師管教，對孩子有「不打不成器」的期待與冀望。因為那個年代，初中不是國民教育，小學畢業想要繼續升學，必須通過升學考試，才能進入初中就讀，早年省立岡山中學（現為國立岡山高級中學）有初中部、高中部，之後政府將初中改為國民中學義務教育，省岡中停辦初中部，只辦高中部。

岡山地區有好幾所國小，當年要考入省立岡山中學初中部，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五、六年級的級任導師責任重大，焉有不嚴格管教的道理，而且當時的家長與老師都不排斥打罵式教育，能考上好初中才是導師的榮耀，才會被家長認同。我老妹很幸運，初中改為國民義務教育，國小畢業直接進國中就學是第一屆國中生，少了國小惡補考初中的噩夢，此時岡山空小也更名為「兆湘國小」，紀念飛官王兆湘為國捐軀的事蹟，各地空小也都交由地方政府接辦，許多校名都冠以空軍先烈的名字。

眷村中有好學生相對就有「壞孩子」、「爛娃娃」，所謂「壞孩子」、「爛娃娃」就是老師頭痛、父母心煩，叛逆不服管教，一般人所講的「

◎岡山空軍子弟學校移交由地方政府接辦後，以「兆湘」為校名，以表彰烈士王兆湘之氣節。民國四十六年王兆湘駕駛戰機深入中國大陸執行偵照任務時，遭共機追擊，危急中仍拍下敵機照片，後轉飛韓國濟州島，迫降失敗，英勇殉職；迫降前，烈士將所拍偵照底片擲出座艙，足見其不畏生死的忠勇愛國精神。



▲高雄岡山區兆湘國民小學校園內豎立王兆湘烈士銅像，表彰烈士氣節【照片取自青年日報】。



▲王兆湘迫降的RF-51 484j號飛機【照片取自國防部發言人臉書】。



太保學生」，在同儕中耍老大，逞強鬥狠、打架鬧事，愛穿奇裝異服，現在流行的喇叭褲、三角褲，當年都被禁止穿進校門，卻成為這些小太保愛現的穿著服裝。他們經常藏頭藏尾與軍訓教官捉迷藏，躲在廁所抽菸，更自認為天縱英才，且自命天降正義於身，喜歡打抱不平，替同學出頭，也愛帶頭起鬨，與教官作對，時而引起同學側目，是同學眼中的角頭英雄。

大專聯考自然沒份，以後有些進入軍校重新學習、磨練，有些進入社會後改頭換面也有好發展，或者偶爾聽說有人私下幹違法勾當，狼狽而行。岡山眷村中的第二代長大成人進入社會後，各自發展、各忙各的事業，在軍方、在教育界、在演藝界、在醫界、在各行各業，每個眷村都有幾個響叮噹的人物，成為國家棟樑的柱石，除了三五好友，久而久之也就失去了聯繫及音信。

眷村子弟頭角崢嶸

兒歌能記得幾首？打從幼兒園就開始教唱兒歌，一首兒歌〈三輪車〉：「三輪車跑得快，上面坐個老太太，要五毛給一塊，你說奇怪不奇怪。」歌詞句尾押韻，容易上口傳唱。在彼時短程距離，尤其大太陽或雨天上街購物，以乘坐三輪車代步是很尋常

的事。追憶聯想起我在念中正理工學院期間，一次放長假後返校，父親親自送我時，一起乘坐三輪車，由住家前往岡山火車站，途中被憲兵攔下要登記違紀的片段過往，因當時的規定軍校生禁止乘坐三輪車。兒歌唱著唱著來到計程車時代，三輪車走入歷史成了古董，跌入人們的記憶中。

〈只要我長大〉是當年從小就會唱的兒歌，也經常在嘴邊朗朗上口，哼著歌詞：「哥哥爸爸真偉大，名譽照我家，為國去打仗，當兵笑哈哈。走吧！走吧！哥哥爸爸，家事不用你牽掛，只要我長大，只要我長大。」多少反映了當時眷村的實況，眷村中每家都至少有三、四個，甚至五個小孩，食指浩繁，當年軍人待遇菲薄，子女學雜費是一大開銷，讀軍校、從軍報國是眷村子弟減輕家中經濟負擔的途徑之一，當然早年民間大學很少，很難考也是原因之一。

《中華民國的空軍》月刊第一〇〇七期〈紀蓮退休又回聘，報效國家再前行！〉的一文中，作者記述岡山眷村紀蓮家中的六個子女，兄弟四人高中畢業都進軍校，兩人人陸軍官校，一人讀政戰學校（現為國防大學政戰學院），一人念中正理工學院，只有姊妹兩人進入大專院校就讀。我

老家在岡山眷村新生乙村，父親是空軍通校教官，家中四個子女，我是家中老大進中正理工學院，老二進財經學校（現國防大學管理學院），老三就讀逢甲，小妹進成大。難以同時供給多名子女自費上大學，這是當時一般家庭共同的困境。



►筆者（左一）與家人攝於岡山眷村新生乙村家的大門口【照片由作者提供】。

我的中正理工學院的同學不乏有人考取私立大學不念，而就讀中正理工學院。朱天秋是我中正理工學院的同班同學，家住臺北空軍眷村，考取中原大學，並已經上成功嶺接受當年大專新生暑期集訓的軍事教育，準備開學後享受夢寐以求的浪漫大學生活，卻被老爸一聲令下召回，他老爸打電話到成功嶺，由受訓的學生連輾轉通知朱天秋，他也錄取了中正理工學院，朱天秋急忙辦理退訓手續，返家前往中正理工學院報到。朱天秋是家中老大，底下還有兩個弟弟及兩個妹妹，為了減輕家中經濟負擔，自然選擇就讀軍校。吾家在兒歌中真實的表現「哥哥爸爸真偉大」，老大、老二繼承父業「笑哈哈」的進入軍校就讀，在軍中發展。

岡山是空軍大本營，受父執輩影響，眷村第二代空小畢業以後投身軍旅，發展抱負的大有人在。陸軍官校、海軍官校、空軍官校、政戰學校、財經學校、空軍機校、空軍通校（機校及通校兩校現併編為空軍航空技術學院）、中正理工學院、國防醫學院，各軍事院校都有岡山眷村子弟就讀，當年就讀軍校也要通過軍事聯招，而且並不是每人都會被錄取，空軍官校更有體檢的門檻，尤其視力檢查是

大關卡，體檢醫官甚為嚴格，要求標準高，不容輕易過關，且畢業之前的「放單飛」，必須經過一系列飛行測試與訓練，再經過飛行教官嚴厲地考核評估，通過之後，始能成為合格的飛行員。

《中華民國的空軍》月刊第一〇一二期，其中一文作者黃祖申，姨丈是羅英德上將，作者文章內容記述在空官畢業後，進入空軍飛行學校學習飛行期間，因欠缺方向感，對手控駕駛感反應遲緩，第一階段就被淘汰，後轉入空軍通校接受通信電子專業訓練，再分發空軍第三聯隊服務，顯示空軍對飛行員的要求未曾輕忽，不講裙帶關係。

岡山眷村子弟尤其進入空軍官校的人數最多，其中多人晉任將官，計有楊學仁官拜空軍中將防衛部司令（現為空軍防空暨飛彈指揮部）、田家駒官拜空軍少將作戰部副司令（現為空軍作戰指揮部）、有「韓老爹」之稱的韓永慶，官拜空軍少將空總部總務處處長（現為空軍司令部人事軍務處）、周夢白官拜空軍少將空總部副參謀長，四人空軍官校畢業，都出自岡山眷村康樂村。李文寶官拜空軍中將國防部通資局局長（現為國防部通信電子資訊參謀次長室），曾任空軍

通校校長、榮電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其為空軍通校畢業，具有美國電機、哲學雙博士學位，曾居住康樂村多年，康樂村順風順水，地靈人傑，孕育出五位空軍將領。

史銳官拜空軍中將教育準則司令部司令（現為空軍教育訓練暨準則發展指揮部），曾任國防部聯合後勤司令部副司令等職務（單位已於民國一〇一年裁編），空軍官校畢業，出自岡山眷村勵志村。陳仁義官拜空軍少將戰管聯隊隊長（現為空軍戰術管制聯隊），空軍官校畢業，出自岡山眷村自強乙村。杜三林官拜空軍少將聯隊長，空軍官校畢業，出自醒村。王廷正官拜空軍少將教準部副司令，空軍官校畢業，出自岡山眷村二高村。李士才官拜空軍少將，空軍官校畢業，出自岡山眷村新生甲村。

另外也有林則銘官拜空軍少將參謀總長辦公室副主任、氣象聯隊隊長，中華航空公司秘書室主任，空軍通校氣象班畢業，曾任岡山眷村自強甲村多年。筆者官拜空軍少將氣象聯隊隊長，空軍總部人事署副署長（現為空軍司令部人事軍務處），中正理工學院畢業，文化大學博士，曾在大學兼任教職，出自岡山眷村新生乙村。萬國厚官拜空軍少將，空軍通校

畢業，家住新生乙村。高應方官拜空軍少將空總部政戰部副主任（現為空軍司令部政戰室），政戰學校畢業，出自岡山眷村新生甲村。于煥庭官拜空軍少將空總部政戰部副主任，政戰學校畢業，出自岡山眷村成功村。郭年昆官拜陸軍中將政戰局副局長兼執行官，曾任政戰學校校長等職務，政戰學校畢業，也是岡山眷村子弟。曾文龍官拜陸軍中將副司令，陸軍官校畢業，出自岡山眷村建國村。尹清楓官拜海軍總部武獲室執行長（占少將缺），中正理工學院畢業，並獲理工學院造船工程碩士學位，出自岡山眷村致遠村，個性耿直，正義感與自信心十足，晉升少將前夕，因重大軍事採購案遭人謀害。其父尹鐸及其遺孀李美葵曾為尹案奔走多年，尹鐸也將蒐集的資料，陸續編寫成《一個父親的控訴》、《我兒尹清楓》、《揭開尹清楓命案黑幕》三本書，內容都是為父的親身控訴，但懸案一直未解，民國九十年追晉為少將，感念其為國盡職捐軀。

這些國軍將領表面看似風光，年輕時因部隊需求東調西調、南北奔波，為職守付出心力血汗，而輕忽家庭生活，愧對妻兒，其實每人背後都有一些不為人知的故事，然而仍有默默

無名投身軍旅的眷村子弟，奉獻一己的青春，同樣堅守崗位護衛著臺海領空的安全，值得敬佩，是眷村之光。

岡山眷村第二代的子女，不遑多讓，眼光獨到，識人深遠，相夫有術，記憶中有前行政院長唐飛夫人張明燦女士是醒村子女、前國防部長陳肇敏夫人田蓉芝女士是康樂村子女、前參謀總長沈一鳴上將夫人尚曉豔女士是岡山眷村子女、空官校長王文周中將夫人田小耘女士也是岡山眷村樂群村子女、氣象聯隊少將聯隊長李紀恩夫人劉玉琴女士是岡山眷村成功村子女，仍有眷村子女多人，因年代久遠考證不易而未列。爾等眾多空軍女眷在人前風光，但內心也有苦衷，對先生出飛行任務的牽掛，有如一顆心也懸在半空中，像《一把青》、《竹籬笆外的春天》影片中的情況一模一樣，時時刻刻都在擔心，只有見到先生平安返家才能安心。

（未完待續）



◀眷村地靈人傑，孕育出多位空軍將領，作者曾任空軍少將氣象聯隊聯隊長，攝於淡水營區聯隊長辦公室【照片由作者提供】。

